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劫餘灰

### 第十五回 奸詐人到底藏奸 節烈女奔喪守節

且說小翁、六皆，得了仲晦遇了訟事消息，只得回寓，再作商議。幸得六皆前次到過長沙，有幾個熟人，便去設法打聽。打聽了兩天，才知道仲晦得了一個保甲差使，不到幾天，該管地方出了一個命案。仲晦串通了地保，受了兇手的賄賂，勒令苦主私和，斷令兇手出了一百吊錢作為棺殮之費。仲晦從中卻硬吃了五十吊，地保又不知乾沒了若干。苦主不甘，便告發了，指名說仲晦受了兇手賄賂。長沙縣不敢隱瞞，馬上回明了臬台，便把他撤差，聽候查辦。誰知那兇手得了風聲，先已逃避了。那苦主催呈，又咬定是仲晦放走的。此是已經審過兩堂，那仲晦受賂一節，過付人已經畫了供，無可抵賴。因此臬台便把他詳參了，押著他，要他交出兇手。這是犯案的緣由。至於他家眷搬到那裡，卻沒有人知道。六皆得了這個消息，便告知朱小翁，商量辦法。道：「此刻倒要先商量營救令弟出來要緊了。」小翁道：「這是他自作自受，罪有應得的。論理至親莫如兄弟，自然該救他，然而誰叫他犯了王法來。並且這種人，救了他出來，我卻沒有第二個女兒給他拐了。何況我帶來盤纏有限，怎能代他設法。這等人，樂得叫他受幾天罪，好在總沒有拿他論抵之理，只索由他罷了。不過要設法去見他一面，問他令姪的實在地方要緊。」六皆道：「這個，只怕還可以辦得到。前回我到這裡來，長沙縣主，買了我一掛朝珠，兩件佩件，他那家人，得過我幾兩銀子回用，此刻去尋他，只怕還可以設法。」說罷，便走到縣署，尋著那個家人，告知來意。用了點小錢，向差役處打點妥當，方才回來。同了小翁到班房裡去探問，只見仲晦囚首垢面，十分狼狽，小翁不覺也動了動心，歎了一口氣，卻沒有話說。仲晦見了小翁，也帶了點羞愧之色，半晌無言。六皆先說道：「老表台，是幾時遇了這事的？我們今天特來看你。」仲晦道：「難得你們信息得的這般快，我這案發了還不到二十天呢。難得哥哥老遠的來看我，不知可能代我設個法兒？」小翁道：「誰叫你自己做事糊塗！此刻如何定案，不知有了消息不曾？」仲晦道：「兇手還沒有捉住，如何定案？」小翁道：「我特地到這裡來，問你耕伯表姪的消息，誰知你出了這件事。」仲晦冷笑道：「我只道好哥哥老遠跑了來看兄弟，誰知卻是親丈人老遠跑來尋女婿。」小翁聽了，已是怒不可遏，勉強抹住，說道：「前回你對六皆老弟說，耕伯在南寧，累他跑了一個空，卻找不著。大家商量，你必定知道他的所在，方才說得出來，所以特來問你。我又不曾知道你出了這件事。」仲晦不等說完，便搶著道：「他的腿又不長在我的身上，如何他的去處，卻問起我來。」這一句話，卻氣得小翁目瞪口呆，幾乎一口氣回不轉去。六皆道：「只因前回老表台對我露了知道的口風，所以才來奉詢的。」仲晦道：「我便知道，我偏不說，看又奈我何！」小翁聽了，一言不發，回身便走，六皆只得跟了出來。回到寓所，小翁直挺挺的坐著，一言不發。六皆也悶悶無聊，設不出一個法來。默默尋思了半晌，忽然說道：「有了！我們問他不說，我設法叫管班房的差役，試探他出來，這個法子準定使得。」小翁道：「我是已經被他氣昏的了，一切都托老弟去辦罷。」六皆便出來，到班房裡去尋那差役說話。拉了他出來，到一家酒店裡坐下，燙了酒來，二人對喝，便托他這件事。先拿出二兩銀子來，教他辦點菜，請仲晦吃酒，等他醉了，方才肯說話的。又教了他如何說法，許他探出實話之後，酬謝他若干，那差役一一都答應了。六皆惠過了酒鈔，一同起身，忽又說道：「你老兄多早晚和我辦這件事呢？」差役道：「我們白天都有公事，恐怕忽然傳起來，打斷了不便，到了晚上，方好行事。」六皆道：「怎能夠我去聽他說話更好。」差役沉吟道：「這也使得，我自己那間房，本來有個套房，今天晚上，就奉屈在套房裡坐一會，我在外間請他，所有說話，自然都聽見了。只是那套房是我一個伙計住的，肯不肯，先要和他商量。」六皆聽說，知道他無非是多要幾文錢的意思，便都和他說妥。回來告訴了小翁，小翁道：「如此委屈，老弟未免太費心了。」六皆道：「大家都是為了自己的事，這又何妨。」

於是等到晚飯之後，便走到班房裡，尋著了那差役。那差役早預備好了，便先把六皆藏在套房裡，方才去見仲晦。說道：「朱太爺，大喜。」仲晦愕然道：「有何喜事？」差役道：「這裡說話不便，請借一步說話。」便約了仲晦，到自己房裡來。伺候的小廝，送上茶煙，然後去調開桌椅，擺了七八個小碟，燙上一壺酒。差役道：「今夜特備一杯水酒，給朱太爺賀喜。」仲晦莫名其妙，一面就坐，一面說道：「到底有何喜事？卻要老兄這等破費。」差役篩上一杯酒，道：「一向多有簡慢。明天太爺開復了官，補了缺，我們來伺候，要望太爺包涵呢。」仲晦道：「怎麼我一旦就會開復了呢？」差役道：「今日報到，本案的兇手，已在醴陵捉住。恰好令兄大太爺來了，他們已經在外面設法。同來的那位陳先生，出的主意，要向那兇手處打點，叫他把送賄的事，一概賴過。今日已經見著了那過付的人，叫他下堂翻供。這樣一來，太爺不就沒事了麼。」仲晦道：「果能如此，便沒事了，只是望開復也難。」差役道：「太爺是官場中人，難道不知這個規矩？當日臬台的詳，是詳情暫行革職，歸案訊問，既是暫行的，沒了事，自然開復了。」仲晦大喜道：「果然如此，我斷不白受你今夜這一杯，一定重重謝你。」說罷，便連連痛飲。差役道：「今日來看太爺的那位大太爺，想是同胞弟兄？」仲晦道：「雖是同胞，然而我們卻是向來不大和睦的。」差役道：「總是親弟兄的好，雖是不睦，遇了事，他便肯出來設法。若是別人，那裡管你許多呢。」仲晦聽了，正在動了一動心，差役又道：「今天他兩位來看太爺，不是要問一個甚麼人，在甚麼地方麼？」仲晦道：「正是。」差役道：「想來這個人的所在，太爺是知道了的？」這句話，觸動了仲晦一件事來。

原來，六皆初次去尋那差役時，被仲晦在柵欄裡面望出來，看見了，心中正在懷疑。此時聽了差役的這一問，猛然想了起來。暗想：「原來是你們擺佈的計策，我說那裡有這等仁義的朱小翁呢！原來是你們問我，卻用這個計策，叫旁人試探我。幸而我不是小孩子，不上你們這個當。也罷，且待我送他一個絕念罷。」想定了主意，便道：「他們問的是一個親戚，我雖然知道他的所在，卻不便對他們說的。」差役道：「這卻為何？」仲晦道：「你有所不知。這個親戚，便是我家兄的女婿，是那同來的陳先生的姪兒。」差役道：「都是至親，為甚不便說呢？」仲晦道：「他已經死了，我說出來，豈不叫他們傷心。」差役道：「怎麼死的呢？」仲晦道：「小孩子不知聽了誰的話，偷跑到香港去玩，卻遇了香港鬧瘟疫，他才到香港，便染了時疫死了。又沒有個親人在身邊，誰去理他？便由得地方上弄了一副施棺，抬到義地上埋了，也沒有個碑碣。此刻縱使告訴了他們，也是白白傷心一場罷了，所以我告訴他。」那差役見應問的話都問過了，沒得再問了，便有的說說，沒的說說，二人相對，痛飲一頓，喝得仲晦大醉，然後送回班房。

六皆在套房裡聽了仲晦的話，不勝悲痛。等差役送了他出去後，便別過差役，咽住一口氣，含了兩眼淚，匆匆的趕回寓所，對小翁述了一遍，不覺聲淚俱下。小翁聽了，卻是半信半疑，然而也不免耽了心事。兩個人終夜不曾合眼。次日起來，六皆又獨自一個走到班房，見了仲晦，也把代他打點兇手及過付人的話，述了一遍，仲晦只是冷笑不信。六皆又柔聲下氣，央問他耕伯的所在，仲晦卻又游移其詞，指東說西。六皆道：「近來廣東有人傳說他不好了，卻不知是不是？老表台若是知道實信，請念一點親情，老實告訴了我，等我們也息了尋他的心事。」仲晦道：「我因為念這一點親情，才這樣說呢。」六皆聽了，更信他昨夜之言是真的了。別了仲晦回寓，便與小翁兩個相對愁歎。一連幾天去問仲晦，都是些閃爍不定之詞。六皆勸小翁代他打點打點，小翁道：「此刻盤費要用完了，那裡還能顧他。並且這等頑劣之人，我巴不得監禁他一輩子，免得他在外生事。我們此刻，只能把他這句話作為真實消息的了。早點回去罷，不要等錢銀都用完了，那時更不是事了。」兩人商量妥當，只得撇下仲晦，動身回廣東去。一路無話。

及到了家時，小翁徑回己宅，六皆也先回去，卸下行囊，卻才去見公孺。只得把仲晦的話，從實說了。李氏一聽此言，便兒天兒地的大哭起來。公孺回想當日走失了之後，曾聽得人說，在香港看見過他，及至我親到香港訪問，卻又絕無蹤跡。依此說來，仲晦的話，竟是真的了。也不免一陣傷心，落下眼淚。李氏卻哭得在地下打滾，六皆再三勸住了。李氏便要叫和尚道士打醮招魂，公孺道：「且慢一慢，差不多兩年都過了，此刻何在乎一時。且待我再到香港一遭，打聽明白了，設法把他骸骨運了回來，再為舉行

不遲。」李氏便又催著動身，六皆道：「哥哥年紀大了，行走不便，還是兄弟代勞了罷。」公孺道：「已經累老弟走了一遭湖南，回來一天也不曾歇息，又為我去跑，未免令我心不安。」六皆道：「這是那裡的話，照哥哥這等說來，要自己弟兄做甚麼？兄弟今日歇一天，明天就去。」李氏道：「如此拜煩叔叔，是必代我去尋了回來。」六皆答應了，又安慰了一會，方才告別。

走到朱小翁家，只見小翁和婉貞兩個，正在相對愁歎。婉貞見六皆進來，先拜謝了沿路照應父親之德。小翁問道：「老弟想已見過令兄了？」六皆把上項事說了一遍。小翁道：「小女正在這裡商量，要奔喪守節。此事當日是老弟的原媒，就求老弟過去和公孺兄說一聲，看是怎樣辦法。」六皆道：「難得姪女這般賢德，我就去說。但是等我到過香港回來，再辦不遲。」小翁自是依從。當下六皆談了幾句，就告辭而去。

明日就動身到香港打聽。你想，這麼一件沒有來歷的事，如何打聽得出來。無非是白走一遭，白忙幾日，依舊空身回來。公孺惟有歎氣，李氏早又哭的病了，一面還催著延僧道招魂。六皆便把婉貞要奔喪的話，告訴了一遍。李氏道：「我寒家沒福，消受不了這種賢德媳婦，叫他另嫁高門罷。」公孺搶著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此女為了我兒，受了多少磨折，保全清白。他今日要來奔喪守節，我們正是愛憐之不暇，豈可說出這等話來？」李氏道：「那是他自己願意要如此，何嘗一定是為我兒。」公孺道：「夫人，你念子情切，過於傷心，也是不能怪你的。然而這等說話，卻犯不著說，叫人家聽見，我們書香人家的人，怎麼說出這等話來，豈不是令人笑煞。並且當日這門親事，我並不曾十分主張，是夫人一力要做的。到了此時，你動輒說媳婦的命不好，把你兒子克跑了，克死了。你須知，疇兒走失在前，文定在後，莫說算命八字等事是靠不住的，便是靠得住，也與媳婦的命無涉。倘當日朱小翁答應得慢點，遲得一天半天文定，那便先要得疇兒走失的信了。你不想這個，一味的只怪媳婦命不好，他此刻奔喪守節，是萬不能拒的。倘使他入門以後，你還是如此，豈不難為了他麼？」一席話，說得李氏閉口無言。六皆便往來於兩邊，擇了吉日，婉貞身穿素服，拜別了父親，由原媒六皆領導，坐了青衣小轎，過陳家來。先拜謁了祖宗，叩見了公婆。是日，李氏早僱了道士，到碼頭上招魂。婉貞也坐了素轎，到碼頭上行禮哭奠。這一場痛哭，是他積了兩年日子的暗淚，到此一齊傾放出來，真是哀動路人。幾名道士在旁邊，鑿鉢喧闐，胡鬧了一陣，說招著魂了。婉貞便抱了神主，坐轎回家。李氏也哭得淚人兒一般，在堂屋裡以頭搶地的哭叫我兒。婉貞睹此情形，又觸動了傷心，索性伏地大哭，哭到傷心，不覺哇的一聲，吐了一口鮮血，便昏暈倒地。正是：

可憐無限傷心事，盡在猩紅一點中。

未知婉貞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